



能懂的诗

岩缝里的苦楝树

□黄海子

风龙岩口的那股风，跟我的老屋一样老了。岩缝里那棵比两个碗口还粗的苦楝树，看到那股风气喘吁吁地向它爬过来，叶子就有意无意地动着，如挂在脸上似笑非笑地嘲弄一般。倒是岩上的岩石，被风吹出了岁月的轮廓，露出几分沧桑来。

陈家湾的人从岩缝中钻出来，就看到岩口的风和苦楝树较劲。它们的较劲每时每刻都在进行，从未有停止过的意思。就像陈家湾的人和到处都是石头的土地较劲一样——他们在成片的石坝上一锤子一鏟子地敲打石头，哪怕只打出能种几行苞谷或一窝红苕的石窝，也会把石头上的苔藓、从远处挑来的泥土倒进石窝里，将这个石窝做成能生长庄稼的土地。

打小我们背着书包从风龙岩这棵苦楝树下经过的时候，总要在岩下驻足一阵——

春天、夏天、初秋苦楝树叶正满的时候，苦楝树被风吹得东倒西歪的样子，像石坝上的人奋力打扫打石窝时溅落的石渣的扫帚，老想把整块石坝连根扫除——以便让这处地方变成一块土地，能种出粮食，让肚子鼓胀起来，不再饥饿。

而深秋到整个冬天，落光叶子的苦楝树的枝丫，则像一把把举着的刀剑，把疾驰而过的风，割出一道道“呜呜呜呜”的鸣响。这呜呜声与远处石坝上敲打石窝“叮叮当当”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就弥漫在了天地间，整个大地显得沉郁又萧瑟。

苦楝树在与风的较量中，逐渐长成了一棵挺拔的大树。然而，那年冬天，一场意外打破了它生命的平静。那天正在刮大风，不知从何处来的人，趁着风声的掩护，用绳子从岩顶吊下，试图砍倒这棵苦楝树。就在

他动手时，在岩上割牛草的二娃发现了他的企图，放下背篋就去召集附近的人来阻止。村民纷纷赶到风龙岩下，愤怒的吵骂声和劝说声，早就盖过了呜呜作响的风声。砍树的人被吓得蹲在岩缝里，不敢露头。

风小了一些的时候，才听到岩缝里断断续续地传来声音，“这……棵树……野生的……谁都……可以砍……我……砍来做个挞斗(收稻子的斗)……”“你说砍就砍，你看它活得有多么不易。长这么大棵树，不得经历九死一生？”岩下人吼着把话传上去。“……”风又大了，根本听不清岩缝里的人说的话。

有人提议把村干部喊来解决此事。总之就一个意思：天王老子来也不能砍这棵树，它在那里，陈家湾人看着心里踏实。

村干部来的时候，带来了镇上的治安人员。那人拗不过，蔫蔫地从岩缝里溜下来。

苦楝树保住了性命，但它的刀伤却成了陈家湾人心头的担忧——他们害怕一场大风会将这棵树折断。奇怪的是，这年冬天，十来天就要刮一次的大风竟然没有以前的凶狠。就连敲打石窝的“叮叮当当”声，因为没有凶狠的风的传递，也只能单调地响在石坝的上空，沉沉闷闷的。

第二年春天，苦楝树上不知何时挂上了一个巨大的马蜂窝。人们感到惊讶：在如此猛烈的风口里，马蜂是如何筑巢的？但转念一想，苦楝树不也在风口上顽强地活了下来吗？

岁月在长，苦楝树也在长。当苦楝树长到比两个碗口还粗的时候，苦楝树仿佛就不长了。但它就那么年轻着，一年四季和风较着劲。

岁月却依旧在长，陈家湾的一切也在岁月里生长。特别是以前那些成片的石坝，在

锤子与鏟子的敲打下，都长成了良田沃土。良田沃土不但生长庄稼，还生长树木，除了苦楝树，还长出了桉树、柏树、青杨……

风看见陈家湾到处都是庄稼树木，就多了心思，开始在庄稼与树木间流连。不承想它流连着把自己流连老了。看它气喘吁吁爬向风龙岩那棵苦楝树的时候，不要说苦楝树摇动着叶子嘲笑它，就是陈家湾的人，看到它老态龙钟的样子，还要去跟苦楝树较劲的那副滑稽相，心里也会生出笑来。

清明时节，我带着家人回陈家湾祭祖，顺便也要给打石窝造地被石头砸死的二娃上坟。

要到风龙岩时，我看到岩缝那棵苦楝树满树浅紫的花云蒸霞蔚，在春风里张开着苦涩的花香；翠绿的叶子，像满地都是新绿的陈家湾大地。虽然早就看不出它在生长，但它显得是那么年轻那么有活力——摇曳着的叶子、花絮仿佛诉说着某种永恒的秘密——关于自然，关于生命，关于那些在时光中默然而成坚持不懈的力量。

它将继续站在那里，看着我们老去，看着孩子们长大；看着陈家湾来来往往的风风雨雨，一次又一次地拂过这片土地，带走岁月，留下新生。

在此起彼伏的鞭炮声里，有个小孩稚嫩的童音悠扬地传来：“苦楝树，苦苦苦/不择地来不择土/只要给个泥坨坨/岁数长到五百五……”

(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故乡的桃源 是一封粉红色的情书

□郭永菊

心若桃花
映着粉嫩的脸颊
捻一缕清风明月书写
装满爱恋的憧憬
深情告白
贴上花香的邮票
随春风寄出

春的快递
传遍大江南北
牵手爱情的红线
像扯着月老的衣角
降临桃园
捧着粉红色的心跳
逐缘心仪的姑娘

桃花千枝万朵
披上烟霞的云裳映村
一枚枚灿烂的笑容
伫立枝头随风吟诵花的诗篇
忙碌的蜂蝶
像桃园里跳动的音符
飞跃花蕊弄清影

嗡嗡的韵律
酝酿成一阙清词
馈赠给三月
桃花美酒月光杯
芳菲醉婵娟
也醉了桃花满园的游人
点缀文学艺术的天空
(作者系重庆市荣昌区诗词学会副会长)

江风三十里(外一首)

□春润

喜欢独自漫步长江之滨
用脚步丈量城市心脏
用身体的每一寸肌肤感受
微风荡漾，喧嚣纷扰都被耳机隔离
婉转的音乐，似这平湖烟波般
悠扬，无数次出发走向远方
又总在魂牵梦萦之际归故乡
我仿若那江心的候鸟，徘徊
在那往复循环的年轮交替，迷醉
在这山城的江风三十里

青山烟雨

窃得浮生一闲日
放空于群山环抱之中，听雨
打在树叶上，窸窣窸窣
顺着屋檐滑落
踏着一阵风轻抚脸颊
虽已过惊蛰，但仍有些许凉意
好在脚边的木炭火炉
吱吱呀呀，让我有了安坐的底气
从包里随意取出一本书
也顾不得是否欢喜
只是莫不敢辜负，这青山烟雨
(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作协会员)

最完美地融合，是“集优”之作，它能不甘之如饴，回味无穷吗？

没有实践过的朋友不妨按我说的，用混合油也就是菜油(植物)和猪油(动物)混合来炒一份菌类(微生物)尝尝，不管那菌是鸡腿菇、金针菇、蘑菇，还是平菇。这是最简单的“跨三界混合”的佳肴，不妨试试吧。

此前不久读到胡中华先生的文章，那句“胡豆开花吊吊长，么儿回家没了娘”引起了我的共鸣和感伤。

勤俭善良的母亲，每年春天都要蒸或炒椿芽蛋给我们吃。每年过年前要炒胡豆、红苕果等来招待客人。现在生活中不愿意浪费食物，就有小时候母亲的教导，要爱惜粮食。

母亲辞世三年了，每每回想她，心里就很酸楚和后悔，聚少离多，陪伴不够。子欲养而亲不待，徒剩唏嘘！

母亲是三月走的，给她上坟时，我默念：愿天国没有高血压、肾衰竭等疾病，愿她在那边一切安好！(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马耳朵”花开鹅蛋里

□胡雁冰

立春以后，百花拉开擂台，争奇斗艳起来。“寒露霜降，麦子胡豆坡上。”去年种下的胡豆，进入三月后，陆续盛花。

近日，踏青巴南樵坪山。农家乐老板热情地赠送了一把胡豆花，让带回家吃。那似象牙又像带把的弯月亮一样，五六瓣整齐排列的一串串蓝紫色的胡豆花，嫩嫩的，娇艳欲滴。尤其是那像蝴蝶一样的蓝黑色眼睛，似乎在调皮地盯着人微笑。我双手小心翼翼地接过来，生怕碰疼了它。

我吃惊地问：“这个能吃吗？怎么吃？”老板说：“试试看吧，试了就知道了。”

我吃惊是因为从来没有吃过。记忆中小时候吃过嫩嫩的豌豆片，曾剥过已比较饱满的豌豆米粒来吃，也曾偷偷剥过嫩胡豆吃，但不好吃不说，还闹过肚子，从此再有小伙伴提议、诱惑，都不为所动。

对于胡豆，小时候最大的乐趣是寻找“马耳朵”——一种未展开的像马耳朵一样的叶片。因为不容易出现，也就不

容易被找到。喜欢它的与众不同，喜欢它可以盛春露，也喜欢把它含在嘴里当喇叭吹。所以小时候大人说：“走，找‘马耳朵’去，就知道是去胡豆地里玩。”那名字一直记到现在。

今天想来，那时农村没有幼儿园一说，小孩子往往是被做农活的大人带在身边。小孩子独自玩不了好久，就要去缠大人，这会影响到干活。大人在威胁消极要被扣工分无效后，找“马耳朵”，或许就是大人想出的一个让孩子自己多玩会的积极方法……

春天是可以用来品尝的。我家“尝春”吃得更多的应该是椿芽炒蛋，也有清明菜粑。正好买来炒椿芽的鹅蛋还余有，就用胡豆花来一次尝新。

胡豆花洗净切碎，盛入碗中，打鹅蛋一个，先调匀，加一点盐，搅拌。再滴入香油几滴，酱油少许，再次搅拌调匀。热锅倒入菜油，油热后，加少许猪油，溶化后，倒入蛋液，待表面基本凝固变色成圆饼状，翻转，让这一面凝固成那一面的颜色。用锅铲划分成几块，起锅。挟一小块品尝，果然不错，虽不及椿芽那么香浓，但仍然清香可

口，而质地比椿芽炒蛋还细嫩一些。

吃这个有什么好处？有没有什么危害？吃完饭，休息时我上了百度——有肯定有否定。

对于吃东西，无论什么，我的原则是：只要不是有害的，只要不引起身体不舒服，皆可一试，但不暴饮暴食。

我注意到，对于胡豆花的数量，百度上说得最多的是用七朵，而且是完整地混入蛋液。而我是按自己炒椿芽蛋的方法做的。

这次烹饪，让我悟出了一个道理，而且是一直以来没有想明白的道理，那就是：佳肴，一定得“跨界混合”。举例来说，比如前面说的胡豆花炒鹅蛋，椿芽炒鸡蛋或者鹅蛋，这是动物和植物的混合。平常大家熟悉的家常菜，比如芋儿鸡、魔芋鸭、土豆(冬瓜、胡萝卜)烧牛肉等，都是动物和植物的混合。而菌菇番茄排骨汤，是微生物、植物、动物的混合熬制，那一定是鲜、嫩、香，回味无穷的一道高汤大菜。

其道理在哪里呢？我又大胆猜想，这是把吸收了天地阳光雨露的植物(含微生物)，与灵动奔跑充分训练的动物

